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七八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七

宋 呂祖謙 撰

王

鄭氏詩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

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朱氏曰成王營洛邑為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路均故也自是豐鎬為西都至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孔氏曰尊之猶稱王在風則卑矣已比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蘇氏曰自平王東遷而變風遂作其風及其境内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未替

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云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蒲皇反）徨（音皇）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彼彼宗廟宮室（鄭氏曰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為禾黍）○說文曰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氏曰

黍可為酒○孔氏曰離離垂也○爾雅曰粢稷也孔氏曰粢者稷也曲禮曰稷曰明粢是也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為粢然則粢也稷也粟也只是一物也而本艸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共疑焉說文曰稷百穀之長沈括曰稷乃今之穄也穄子例反○孔氏曰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毛氏曰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孔氏曰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之意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鄭氏曰知我者知我之情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毛氏曰悠悠遠意蒼天以

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李氏曰周大夫呼天而愬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含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中心如醉醉於憂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反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自黍離離見稷之實○元城劉氏曰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心微變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此常人之情也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故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張氏曰黍離之詩言

苗言穗言實作文者須是如此不可都謂之苗 ○孔氏曰噎者咽喉閉塞之名言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孔氏曰平王乃旦反 以風 福鳳反 焉 宜田反 幽王子

攷經文不見思其危難以風之意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 音西 于塒 音時 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毛氏曰鑿墻而棲曰塒孔氏曰寒鄉鑿墻為雞作棲○朱氏曰君子之行役不知其還反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矣○鄭氏曰言畜産出入尚有期節至于行役者乃反不也○朱氏曰雖欲使我之不思不可得也釋文塒作時曰本亦作塒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戶括反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古活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毛氏曰佸會也雞棲于杙^羊職反^為桀括至也○鄭氏曰苟且也○朱氏曰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于萬反^害而已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黄^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且^子徐反^

程氏曰陽陽自得陶陶自樂之狀皆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如是董氏曰莊子曰以陽為充孔陽則陽陽者氣充於內容貌不枯也○毛氏曰簧笙也孔氏曰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鍱也○鄭司農云笙十三簧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鄭氏曰由從也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毛氏曰國君有房中之樂孔氏曰路寢房中也譜云路寢之常樂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朱氏曰只且語助聲○蘇氏曰君子以賤為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

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為閔周也

君子陶陶音遥左執翿徒刀反右招我由敖五刀反其樂只且

毛氏曰陶陶和樂貌○孔氏曰翿舞者所持纛徒報反也○鄭氏曰敖者燕舞之位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程氏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思

其母家爾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也况天子當使方伯鄰國共保助之　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平王微弱威令不行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而使畿甸之民逺為諸侯戍守周人以非其職而怨思也又况幽王之禍申侯實為之則平王所與不共戴天讐也乃不能討而反戍馬愛母忘父其悖理也亦甚矣民之怨也豈不亦以此歟○長樂劉氏曰六鄉六遂之兵所以制方伯之失職非以禦夷狄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張氏詩曰揚水悠揚緩不流不流浦楚弱堪憂談詩若作奔湍解王鄭諸篇未易求○歐陽氏曰揚之水不流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耳彼其之子周人謂它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鄭氏曰平王母家申國姜姓在陳鄭之南杜預曰今南陽宛縣是也迫於強楚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朱氏曰思之哉思之哉何月而得遄歸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

月予還歸哉

毛氏曰楚木也甫諸姜也朱氏曰書呂刑禮記作甫刑○孔氏曰呂侯後為甫侯○孔氏曰言甫許者以其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中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氏曰蒲艸也鄭氏蒲蒲柳○釋文孫毓云蒲艸之聲不與戍許相恊箋義為長今則二

蒲之音未詳其異耳許諸姜也國語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吐雷反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居疑反饉室家相棄爾音覲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男女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詩人舉一物失

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以為政荒民散將無以為國矣

中谷有蓷暵呼但反其乾矣有女仳匹指反離嘅口愛反其嘆土丹反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毛氏曰興也蓷鵻音隹也孔氏曰釋草云萑蓷郭璞云今茺蔚也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周元明皆云菴蕳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茺音充蔚音尉

孔氏曰暵燥也○毛氏曰仳別也○程氏曰蓷谷中所生之物待隂潤而後能生故暵則乾矣興夫婦樂

歳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也○鄭氏曰慨然而嘆自傷遇君子之窮厄○曾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然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辭焉厚之至也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音嘯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陳氏曰脩長茂者也長茂者為所暵○毛氏曰條條然歗也○程氏曰歗長吟也悲恨深於歎矣○董氏

曰古之傷死者之辭曰如何不淑

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張劣反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蘇氏曰及其甚也則雖生於濕者亦不免也○毛氏曰啜泣貌○蘇氏曰泣者窮之甚也○董氏曰啜韓詩作惙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孔氏曰桓王林平王孫）諸侯背（音佩）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音洛）其生焉（朱氏曰按左傳鄭武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桓王即位將卒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五年王遂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力支反）尚寐無吪（五戈反）

毛氏曰爰爰緩意鳥網為羅○鄭氏曰尚庶幾也○毛氏曰罹憂吪動也○朱氏曰為此詩者蓋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鄭氏曰寐不欲動無所樂生之甚

孟子曰雉兔者往焉蓋采捕於野者多得雉兔因以名之此詩亦因所見而為比也兔之大以比諸侯雉之小周人以自比也言諸侯之背叛者恣雎

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音孚）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古孝反）

毛氏曰罦覆車也（孔氏曰下傳罿罬與此一也釋器云罬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孔氏曰郭璞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獸展轉相解也罬早兒反罥古縣反）造為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昌鍾反）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毛氏曰罿罬張劣反也釋文曰韓詩云施羅於車上曰罿庸用也聦聞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力軌反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釋文作刺桓王曰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為桓王之詩崔靈恩集注本亦作桓王○鄭氏曰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孔氏曰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呼五反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毛氏曰興也緜緜長不絕之貌○左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朱氏曰葛藟其支蔓聯屬自有宗族之義）○毛氏曰水厓曰滸○渤海胡氏曰周南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又云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邶風云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唐風云葛生蒙楚蘞蔓于野大雅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然則葛也藟也必生於山谷丘野之地延蔓於屮木條枚之上不生於河滸水厓生不得其地則失物之性也○王氏曰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謂他人昆

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李氏曰王既以他人為父亦無顧我之意我九族也（蘇氏曰王令棄九族遠兄弟而謂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肯顧王哉）

葛藟生非其地猶宗族失所依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毛氏曰涘厓也○鄭氏曰有識有也（左傳曰不有寡君）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順春反）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

昆亦莫我聞

孔氏曰爾雅云夷上灑下漘郭璞云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漘○毛氏曰昆兄也○李氏曰不與我相聞知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興也葛所以為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

君憂懼於讒矣○蘇氏曰朝有讒人則下不敢有所為○李氏曰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間而讒之○孔氏曰既以葛蕭艾為喻因以月秋歲為次也設文各從其韻也不由事大憂深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毛氏曰蕭所以共祭祀孔氏曰釋艸云蕭荻今人所謂荻蒿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也○孔氏曰三秋設言三春三夏其義亦同取其韻耳

彼采艾五蓋反兮一日不見如三歳兮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

毛氏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為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氏所箋失傳意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此詩所謂陳古其猶在於文武成康之後歟葢唯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於東遷之時而已

大車檻檻毳（尺銳反）衣如菼（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毛氏曰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菼騅也蘆之初生也秉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　鄭氏曰毳衣衣繪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騅○孔氏曰毳衣衣三章裳二章○王氏曰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葢八命加一等所謂上公九命其服以

九為節也其未出封則與侯伯同服矣公與侯伯同服則卿與子男同服矣此詩所謂周大夫者卿也然則司服所謂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者諸侯之卿大夫也

大車哼哼他敦反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毛氏曰哼哼重遲之貌璊赬敕貞反也孔氏曰赬淺赤也說文云璊玉赤色故以璊為赬毳衣繢繡皆五色其青者如騅其赤者如赬二章各舉其一尒○王氏曰如菼言其衣之色如璊言其裳之色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古了反日

毛氏曰穀生皦白也○鄭氏曰穴謂塚壙中也○朱

氏曰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呂氏曰古之所謂合葬者同其兆而已非同坎而葬也蓋死有先後前喪已葬復啟之以納後喪仁人有所不忍有禮者有所不取也此云同穴者亦同兆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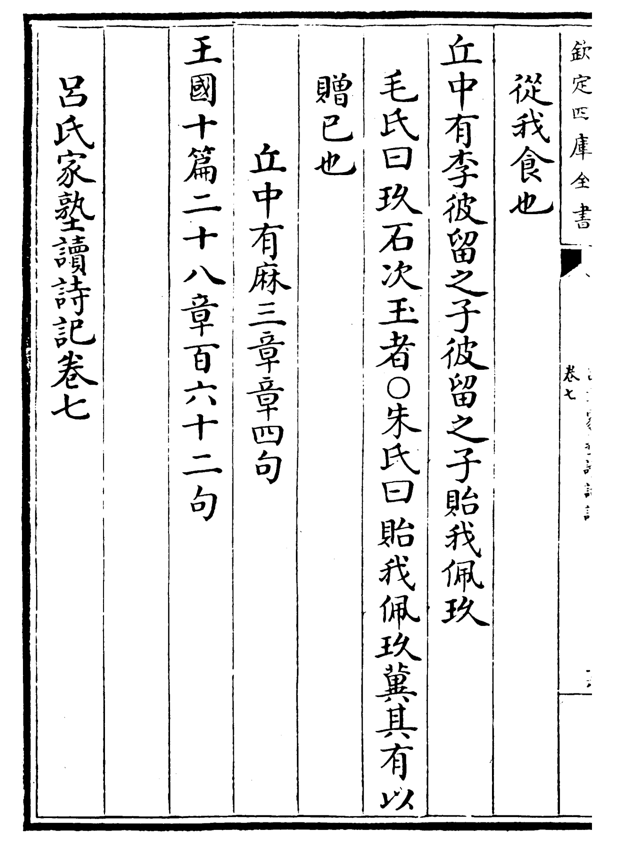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孔氏曰莊王他桓王子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毛氏曰留氏子嗟字也李氏曰所謂彼留子嗟者亦猶陳風所謂子仲之子豈必求之他書蓋詩中所陳便是實事迹○鄭氏曰施施舒行孟子曰施施從外來○陳氏曰施施自得之貌○蘇氏曰子嗟隱居丘陵之間而殖麻麥果實以為生者民思其賢而庶其肯徐來以從我朱氏曰將其來施施望之之辭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朱氏曰子國亦字也毛氏曰子國子嗟父○蘇氏曰庶幾肯來



從我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毛氏曰玖石次玉者○朱氏曰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已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八

宋　呂祖謙　撰

鄭

鄭氏詩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内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君若以周難之故寄

帑與賄不敢不許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左洛右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作釋文曰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

緇側基反衣美武公也父子竝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孔氏曰武公掘突當平王時父

謂武公父
桓公也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孔叢子孔子曰於緇
衣見好賢之至

此詩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也若鄭人所作
何為三章皆言適子之館乎好賢如緇衣所謂賢
即謂武公父子也後之講師習其讀而不知其義
誤以為稱武公之好賢遂曰明有國善善之功失
其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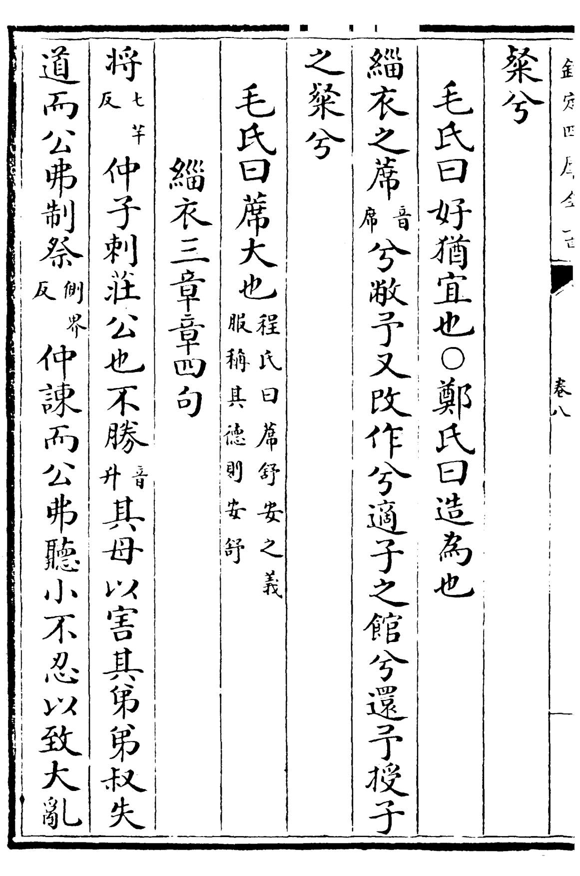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氏曰緇黑色○王氏曰緇衣朝服也毛氏曰卿士聽朝之正服也○孔氏曰緇衣即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爲朝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退適私朝服緇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攷工記鍾氏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矣○程氏曰宜言其備○毛氏曰改更也適之也○蘇氏曰諸侯入爲卿士皆受館於王室○毛

氏曰粲餐蘇尊反也王氏曰粲粟治之精者○朱氏曰漢有白粲之刑給舂導之役是也

○范氏曰桓公武公之為司徒上得於君下得於民其君子好之愈久而愈不厭○朱氏曰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其或敝也則予願為子更為之○范氏曰適子之館兮親之也還予授子之粲兮又授之以飲食也既親之又授之以飲食此好賢之至也朱氏曰又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粲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粲兮

毛氏曰好猶宜也○鄭氏曰造為也

緇衣之蓆音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氏曰蓆大也程氏曰蓆舒安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七羊反仲子刺莊公也不勝音升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側界反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

馬

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不如早為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呂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將襲鄭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

蘇氏曰莊公欲必致叔于死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

也毛氏不知其說其敘此詩以為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禁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莊公豈不忍者哉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音起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為里杞木名也孔氏曰杞柳屬也生水傍葉麄而白色理微赤折言傷害也

○李氏曰無踰我里言無與我家事也○鄭氏曰無

折我樹杞喻言無害我兄弟也○朱氏曰雖知汝之言誠可懷思而父母之言亦豈可不畏哉

五家為鄰五鄰為里皆有地域溝樹之故曰無踰

我里無折我樹杞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

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呂氏曰孟子曰樹牆下以桑則桑在牆下也

毛氏曰諸兄公族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園所以樹木檀彊忍之木孔氏曰園者圃之蕃故其内可以種木也檀材可以為車陸璣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辭雖拒仲而意則與之如侍人僚相告昭公以去季氏之謀公執戈以懼之之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於段非有所不忍也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則拳拳

於叔而不得已於姜氏者可見矣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廹於宗族國人之議論非愛叚也具文見意而莊公之情得矣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市戰反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音悅而歸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蘇遵反美且仁

毛氏曰叔大叔叚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〇鄭氏曰

洵信也○歐陽氏曰國人愛之以謂叔出于田則所居之巷若無人矣非實無人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也○呂氏曰國人稱之如是者亦不義而得衆也以得衆心為仁以飲酒為好以善服馬為武楊氏曰叔段不義而為衆所說者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

叔于狩手又反　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毛氏曰冬獵曰狩○歐陽氏曰叔出則巷無可飲酒之人矣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鄭氏曰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歐陽氏曰叔出則巷無能服馬之人矣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別之非謂段為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范氏曰莊公之於段稔其惡而欲斃之也故春秋書克段

于鄢以罪鄭伯詩人言叔多才好勇而得衆心以深咎莊公夫叚之惡易知而莊公之罪難見故春秋書鄭伯而詩人刺其君皆本其所起以罪之所以為世戒也永嘉鄭氏曰叚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馳騁弋獵也所矜者袒裼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習至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誰何也欲不為叛得乎是則置叚於必亂之地者莊公也

叔于田乘乘下繩證反馬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舞叔在藪素口反火烈具舉襢音袒裼素歷反暴虎獻于公所將七羊反叔

無狃女九反戒其傷女

孔氏曰織組者揔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騁於道如織組之為○毛氏曰叔之從公田也驂之與服諧和中節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蓋詩所謂如舞者也兩服如驂與服諧和中節然馬在車中為服在車外為驂服制於衡不得如舞其言舞者驂也藪澤禽之府也○朱氏曰烈熾盛貌○毛氏曰具俱也襢裼肉袒也孔氏曰李巡曰襢裼脱衣見體曰肉袒暴虎空手以搏之狃習也○陳氏曰火烈具舉疏以為宵田不知周禮中春蒐田用

火弊獻禽以祭社爾雅火田曰狩田未嘗不用火也○朱氏曰國人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女也言其得衆如此○釋文叔于田作大叔于田者誤無作毋曰本亦作無

叔于田乘乘黄兩服上襄兩驂雁行戶郎反　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忌抑磬苦定反控口貢反忌抑縱送忌

毛氏曰乘黄四馬皆黄○鄭氏曰兩服中央夾轅者

孔氏曰小戎云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驂與中對文則驂在外外者為驂則知内者為服故言兩服襄駕也上駕者言為衆馬之最良也朱氏曰猶史所謂上駟也雁行者言與中服相次敘孔氏曰雁行者兩驂與服馬其首差退良亦善也○毛氏曰揚光也忌辭也○朱氏曰抑發語之辭○毛氏曰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叔于田乘乘鴇音保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音冰忌抑鬯敕亮反弓忌

毛氏曰驪白雜毛曰鴇郭璞曰今所謂烏驄馬齊首馬首齊也

○鄭氏曰如手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朱氏曰兩服並首在前兩兩驂在旁稍出其後如人之左右手也○毛氏曰阜盛也慢遲罕希也掤所以覆矢孔氏曰掤左傳作冰箭筩蓋也鬯弓弢吐刀反弓孔氏曰鬯者盛弓之器鬯謂弛弓而納之弢○朱氏曰鬯弓囊也○鄭氏曰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射者蓋矢弢弓言田事畢朱氏曰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釋文慢作嫚曰本又作慢

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叚之輕淺如此宜其為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豈

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止其惡者也涕泣而道之者也易之云者仇敵之心也欲養其惡者也談笑而道之者也詩人直以兄弟之心爲莊公憂耳豈知其他哉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呼報反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烏路反而欲遠于萬反之不能使高克將子匠反兵而禦魚呂反狄于竟陳其師旅翺五羔反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

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孔氏曰文公㨿鄭公子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公子素作詩以刺之○鄭氏曰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補彭反二矛莫侯反重直龍反英河上乎

翺翔

鄭氏曰清者髙克所帥衆之邑○毛氏曰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鄭氏曰駟四馬也○毛氏曰介甲也○孔氏曰四馬被甲馳驅旁旁然不息○鄭氏曰二矛酋矛夷矛也孔氏曰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長短不同具飾相累又云一矛而有二備折壞○毛氏曰重英有英飾也孔氏曰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為英飾葢絲纓而朱染之○王氏曰英之以毛羽○朱氏曰翺翔無事之貌

○永嘉鄭氏曰夫擁大衆於外而無所事不爲亂則潰散爾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

毛氏曰消河上地也麃麃武貌重喬累荷也（釋文云荷舊音何謂刻矛頭受刃處爲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釋文云韓詩喬作鷮

清人在軸（音逐）駟介陶陶（徒報反）左旋右抽（敕由反）中軍作好（呼報反）

毛氏曰軸河上地也孔氏曰彭消軸皆河上之地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董氏曰陶陶樂而自適也○鄭氏曰左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髙克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其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而已

兵車之灋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孔氏曰此為將之所乘車若士卒兵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說文曰詩曰左旋右搯士刀反搯者拔兵刃以習擊刺

師久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也投石超距

勝之兆也左旋右抽潰之兆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辭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直遥反也言古之君子以風福鳳反其朝焉

羔裘如濡音儒洵音荀直且侯彼其音記之子舍音赦命不渝以朱反

毛氏羔羊傳曰大夫羔裘○毛氏曰如濡潤澤也○歐陽氏曰洵信也○釋文曰韓詩曰侯美也○朱氏

曰其語助也○鄭氏曰之子是子也舍猶處也○毛氏曰渝變也○鄭氏曰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董氏曰韓詩彼其作彼已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毛氏曰豹飾緣悅絹反以豹皮也孔氏曰唐風云羔裘豹袪羔裘豹袖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孔甚也司主也

羔裘晏於諫反兮三英粲采旦反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毛氏曰晏鮮盛貌○程氏曰三英者若素絲五紽之

類蓋衣服制度之節然亦未詳其制也朱氏曰英裘飾也○范氏曰羔羊曰素絲五紽五緎五總皆所以英裘是之謂三英○朱氏曰粲光明貌○毛氏曰彥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所覽反執子之袪兮無我惡烏路反兮不寁市坎反故也

毛氏曰遵循路道摻擥袪起居反袂面世反也孔氏曰喪服云袂屬

幅袪尺二寸則袂是袪之本袪為袂之末俱是衣袖

○朱氏曰君子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路而去也攬持其袪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䰡市由反兮不寁好呼報反也

毛氏曰䰡棄也孔氏曰䰡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

○蘇氏曰好舊好也

武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謀專武力

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之乎不寔故也不寔好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感於事變而懷其舊者亦深矣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音悅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呼報反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力旦反將翺將

翺弋（羊職反）鳧（音符）與雁

蘇氏曰明星啟明也（解見大東）○鄭氏曰弋繳（音灼）射也（孔氏曰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註云結繳於矢謂之矰茀矢象焉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為繩也）○夫婦相警覺以夙興○朱氏曰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言不止於雞鳴矣婦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之意者明星已爛然矣如是則可以翺翔而往弋取鳧雁而歸也（矰音增茀扶弗反）

○歐陽氏曰古賢夫婦相警勵以勤生之語

昧晦也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辯之時也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蘇氏曰加中也史記曰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雁之上

○毛氏曰宜肴也朱氏曰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曰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朱氏曰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者婦人之職也婦人謂其夫既得其鳧雁以歸則我當與子和其

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其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言其和樂而不淫也孔氏曰琴瑟之樂在於侍御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呼報反之雜佩以報之

蘇氏曰茍子有所招來而與之友者吾將為子雜佩以贈之○毛氏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朱氏曰珩佩之上横者也下垂三道貫以蠙珠璜如半璧繫於兩旁之下端琚如圭而兩端正方在珩璜之中瑀如

大珠在中央之中别以珠貫下繫於璜而交貫於瑀復上繫於珩之兩端衝牙如牙兩端皆鋭横繫於瑀下與璜齊行則衝璜出聲也○呂氏曰雜佩非特玉也鐫燧箴筦紛帨凡可佩之物也○蠙毘民反鐫宣為反燧徐醉反筦忘緩反紛敷文反帨所類反

問遺尹季反也孔氏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左傳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鄭氏曰順謂與已和順○張氏曰言婦人之好德甚於男子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尺奢反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七計反之齊女賢而不取促句反卒

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鄭氏曰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孔氏曰左傳云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此言齊女賢而不娶謂復請妻者

廣漢張氏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為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為甚追念其資於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其始也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至於其再入也不能懲創而用賢於是至有目之為狡童

者而猶憂之而不能餐不能息也又閔其無忠臣良士而至此極也夫忽蓋不足道而人之情猶不欲遽絕之者以其立之正故耳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如字)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恤旬反)美且都

毛氏曰親迎(魚敬反)同車也(鄭氏曰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舜木槿(音謹)也(孔氏曰其華朝生暮落)佩有瓊琚所以納閒(孔氏曰納衆玉與珩上下之間)孟姜齊女○鄭氏曰洵信也○毛氏曰都閑也

孔氏曰都者美好閒習之言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 ○王氏曰古之人於玉比德焉於瓊琚言德之容於將將言德之音言所宜各以其類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七羊反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毛氏曰英猶華也○朱氏曰將將佩玉聲也○李氏曰言其德音之不可忘也長樂劉氏曰謂齊侯請妻之音鄭人懷之不能忘也

不借助於大國而自求多福忽非奮然誠有是志

也蓋其為人淺狹而多所拘攣暗滞而動皆疑畏浮易而不知審量了了然以文義自喜而國勢人情與其身之安危皆懵然莫之察也適足以取亡而已矣使忽誠有是志而深求其實則質之弱固可强而所以持國者固無待於外助也惟其為善有名而無情所以卒見嗤於祭仲而為詩人所閔此功利之説所以多勝而信道者所以益寡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朱氏曰所美非所謂賢者佞智者愚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餘反

毛氏曰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釋文曰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蓉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

山宜有扶蘇者也隰宜有荷華者也朝宜有賢俊者也今觀昭公之朝者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焉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矣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蘇氏曰上竦無枝曰橋釋文曰橋本亦作喬○鄭氏曰游猶放縱也○毛氏曰龍紅艸也孔氏曰龍艸生於下隰而枝葉放縱陸璣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髙丈餘○張氏曰游龍是紅艸也其枝餘樛屈著土處便生根如龍也○董氏曰子充不見於書疑亦美者也○孔氏曰狡童非有所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范氏曰山不唯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隰不唯有華而又有艸然則一國之大賢材無不有人君

所美宜得其美者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他洛反兮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昌亮反而和胡卧反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毛氏曰蘀槁苦老反也鄭氏曰槁謂木葉也○孔氏曰七月云十月隕蘀傳云蘀落也則落葉謂之蘀○蘇氏曰木槁則其蘀懼風風至而隕矣○陳氏曰風其吹女者吹蘀槁也○鄭氏曰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自以强弱相服女倡矣則我將和之

蘀兮蘀兮風其漂匹遥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於遥反女

毛氏曰漂猶吹也

昭公微弱孤危其羣臣相謂國勢如槁葉之待衝風難將及矣叔兮伯兮葢各自謀爾倡我則我其和汝要汝矣要謂要結也葢君不能倡故其下自相倡和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善戰反命也鄭氏曰權

臣猍仲也

程氏曰春秋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為君故也不以為君故詩人目之為狡童問碩鼠如何曰魏之重歛至使人欲適彼樂國則人心之離亦可見矣人心合而從之則為君離則為獨夫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七丹反兮

范氏曰昭公有狂狡之志而無成人之實孤危將亾君子憂之至於不能餐息愛君之至也夫不與我言

不與我食則棄賢可知也然賢人豈以君之不知而浩然以忘之哉亦盡其忠愛以憂之而已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朱氏曰不與我食猶不與我言也○毛氏曰憂不能息也

賢者於忽懇懇如此而忽不之察焉上下可謂不交矣踈其可親親其可踈斯其所以亡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起連反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資利反行下孟反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鄭氏曰狂童恣行謂突與忽争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側巾反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餘反

毛氏曰惠愛也○説文溱作潧云潧水出鄭○歐陽氏曰彼大國有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求為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褰其裳涉溱水而來則至矣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者但言諸侯衆矣爾不我思

則當有他國思我者爾○朱氏曰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緩也且助語辭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于軌反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前漢地理志曰潁川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鄭氏曰他士猶他人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芳凶反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隂不和胡卧反男行

而女不隨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毛氏曰丰豐滿也巷門外也○鄭氏曰子謂親迎者

有親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出門而待我於巷中

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孔氏曰男親迎而女不

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毛氏曰昌盛壯貌○孔氏曰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士

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賓升堂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程氏曰將迎也言男俟我於堂非不有禮女不將迎也

衣於既反錦褧苦迥反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鄭氏曰褧禪音丹也蓋以禪縠户木反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為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紂側湛反衣纁許云反袡如鹽反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巳者從之志又易也朱氏曰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叔兮伯兮豈無有駕車而迎我以行者乎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孔氏曰嫁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詩須韻句故别言之耳其實嫁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褧故互言之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音善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墠茹音如藘力於反在阪音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毛氏曰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吐鼎反者茹藘茅蒐所留反也孔氏曰除地去艸故云町町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爾雅曰陂彼宜反者曰阪孔氏曰陂陀不平而可種者名陂○朱氏曰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艸誌其所欲奔之處也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者思之切欲奔而未得間之辭○釋文墠作壇曰依字當作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毛氏曰栗行道上栗孔氏曰行謂道也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踐行列貌伐柯傳即就也○朱氏曰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室家亦誌其處也豈不爾思子不我即俟其就已而俱往耳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七西反雞鳴喈喈音皆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毛氏曰興也○陳氏曰凄凄寒涼之氣○毛氏曰風且雨凄凄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朱氏曰我得見此人則我心之所思豈不坦然而平哉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音交既見君子云胡不瘳敕留反

朱氏曰瀟瀟風雨聲○毛氏曰膠膠猶喈喈也瘳愈也言積思自此而愈也李氏曰言如病之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毛氏曰晦昏也○鄭氏曰已止也○范氏曰如晦又

甚於瀟瀟而雞鳴不已此所以為不改其度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音金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程氏曰治世則庠敘之教行有瀟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移屏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强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為自棄

之人雖有賢者欲强之於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王氏曰世之亂生於上之人不學莫知反本以救之顧顛沛於末流以紓目前之患而以學為不切於世務此學校所以廢也○范氏曰無忠臣良士大亂五世學廢之由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毛氏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鄭氏曰禮父母在衣純以青○純諸允反○鄭氏曰嗣續也○程氏曰世亂學校不脩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反求於汝謂往敎强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

音問遽爾棄絶於善道乎○董氏曰石經作子襘說文曰交衽也爾雅曰衣眥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毛氏曰佩佩玉也士佩瓀如兖反珉亡巾反而青組綬孔氏曰玉藻士佩瓀玟而縕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不來者言其不一來也

挑他羔反兮達他末反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挑達往來相見貌程氏曰挑輕躍達放恣○鄭氏曰人

廢學業但好登城闕以候望為樂孔氏曰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程氏曰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之於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放僻邪侈之心勝之矣○董氏曰崔靈恩集注達作逹石經挑作岦許慎說文蕪用此二字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

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息淺反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居望反女

揚之水解見王風○鄭氏曰作此詩者同姓臣也鮮寡也○孔氏曰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唯我與汝二人而已⊙毛氏曰迋誑也○范氏曰揚之水不流束楚弱也終鮮兄弟唯予與女無親也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小人衆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朱氏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於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

無信人之言非敎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弱强公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人實心向之者乃暗於情僞不知所倚故提耳而告之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孔氏曰魯桓十一年祭仲立突而忽奔衛是一爭也十五年突使祭仲殺雍糾祭仲知之殺雍糾突出奔蔡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而立公子亹是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子亹高渠彌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之是四爭也魯莊公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突是五爭也○朱氏曰五爭首尾二十年○曾氏曰甿以華落色衰而相棄背谷風以淫於新昏而棄舊室出其東門則不然夫婦之情未嘗衰薄特以兵革不息室家不保視其去而不能留此所以為閔亂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古老反衣綦

巨基反 巾聊樂音洛我員音云

毛氏曰如雲衆多也縞衣白色孔氏曰縞細繒也綦巾蒼艾色○孔氏曰云員古今字助語辭也○范氏曰今女之委棄者雖多視之而不得救者非我思慮之所能及也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思保其室家以相樂也孔氏曰彼衆女之中有着縞素之衣綦色之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絶去且得少留以喜樂我云○釋文曰員韓詩作魂

出其闉音因闍音都有女如荼音徒雖則如荼匪我思且子徐反

縞衣茹藘聊可與娱

毛氏曰闉曲城也闍城臺也陳氏曰門之外有副城回曲以障門者謂之闉

荼英荼也鄭氏曰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孔氏曰釋艸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邶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艸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艸也言荼英荼者英是白貌吳王夫差黄池之會言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韋昭云茅荼秀亦以白色為如荼

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鄭氏曰茅蒐染巾也○朱氏曰茅蒐可以染絳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音萬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君之澤不下流蓋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野有蔓草零露漙徒端反兮有美一人清揚婉於阮反兮邂戶懈反逅胡豆反相遇適我願兮

毛氏曰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漙漙然盛多也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野有蔓艸則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

則得以適我願矣 歐陽氏曰男女昏娶失時邂逅相遇於艸野之間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 如羊反 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毛氏曰瀼瀼盛貌臧善也○朱氏曰與子偕臧猶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 側巾反 洧 于軌反 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王氏曰羞惡之心莫不有之而其為至於如此者豈其人性之固然哉兵革不息男

女相棄而無所從歸也是以至於如此然則民之失性也為可哀君之失道也為可刺

范氏曰樂之淫者曰鄭衛如有王者必放鄭聲然則亂關雎者莫如鄭衛故鄭詩終於亂之極者焉前漢地理志云鄭地右雒左沛食溱洧焉士民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古顏反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子餘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息旬反訏況于反且樂音洛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時灼反藥

毛氏曰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鄭氏曰仲春之時氷已釋

水則渙渙然○李氏曰說文云渙渙流散也蓋春冰解釋而流散也韓詩注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往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艸以祓除不祥

蕑蘭也

陸璣疏曰其莖葉似藥艸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

○鄭氏曰既已也洵信也○毛氏曰訏大也勺藥香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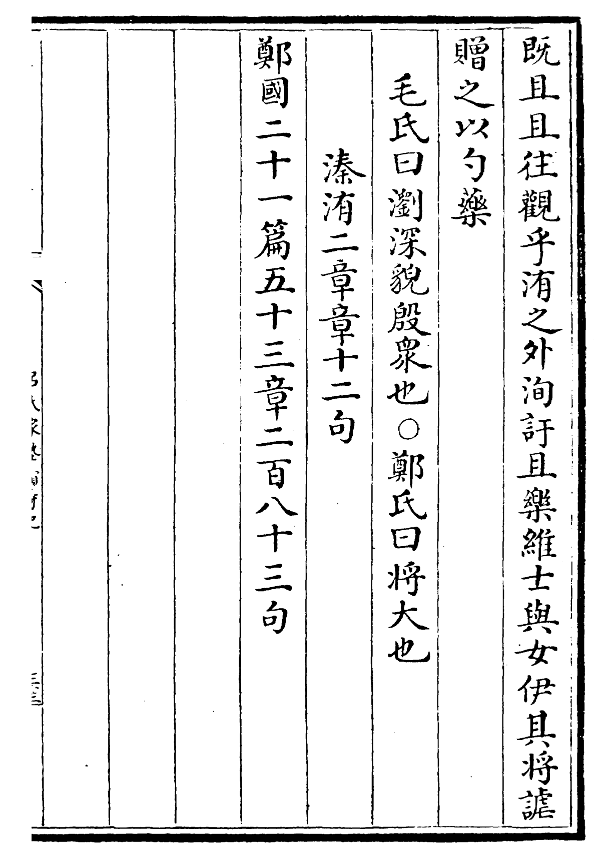
陸璣疏曰今藥艸勺藥無香氣未審今何艸○釋文曰勺藥韓詩云離艸也言相離別贈此艸也○董氏曰古今注謂勺藥可離唐本艸可離江離然則勺藥江離也○陳氏曰勺藥者溱洧之地富有之詩人賦物有所因也

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竝出託采芬芳之艸而為淫泆之行○鄭氏曰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閒

之處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女情急故使男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寛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朱氏曰士與女既相與戲謔又以勺藥為贈所以結恩情之厚也○釋文曰洵訏韓詩作恂盱樂貌也

蕑即今之蘭勺藥即今之勺藥陸璣必指為他物葢泥毛公香艸之言必欲求香於柯葉置其花而不論爾

溱與洧瀏_{音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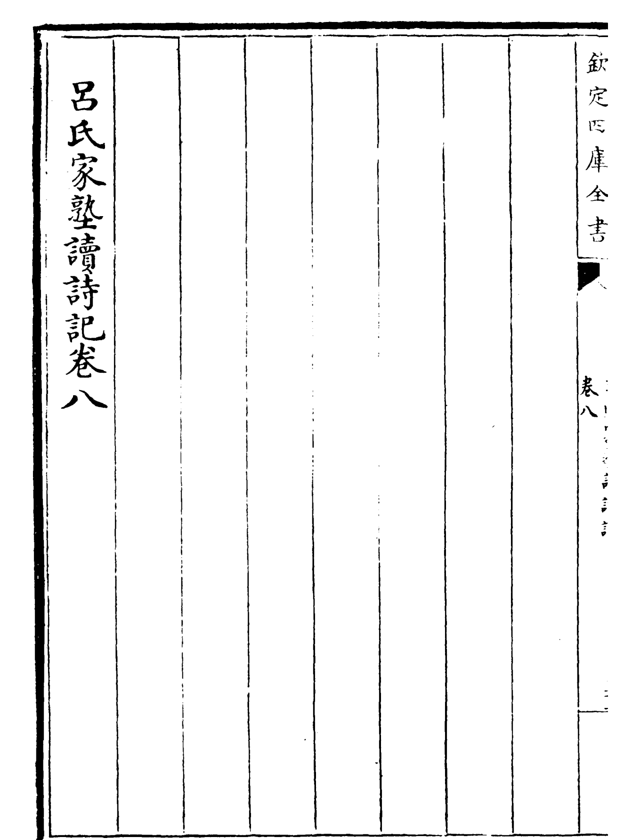
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

贈之以勺藥

毛氏曰瀏深貌殷衆也○鄭氏曰將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八

謹案卷八第一頁前八行虢鄶為大刊本虢訛號

據國語改

第九頁前八行今所謂烏騘馬刊本驄訛騘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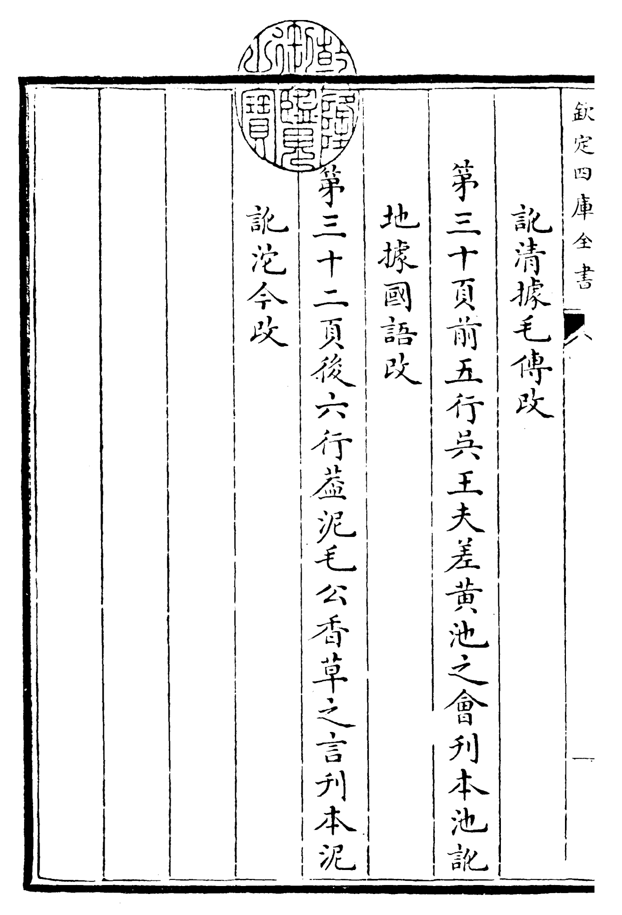
第十頁前八行五羔反刊本五羔訛玉美據經典

釋文改

第十九頁前四行已發曰芙蓉刊本曰訛於據釋

文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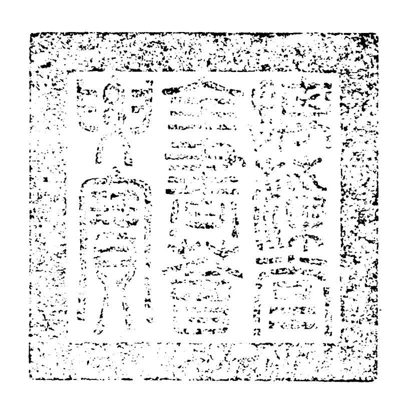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七頁前四行士佩瓀珉而青組綬刊本青



訛清據毛傳改

第三十頁前五行吳王夫差黄池之會刋本池訛地據國語改

第三十二頁後六行葢泥毛公香草之言刋本泥訛沱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王　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九

宋 呂祖謙 撰

齊

鄭氏詩譜曰齊者古少皡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為齊太公都營丘孔氏曰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臣瓚案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内有丘即營丘也淄水過其南及東以丘臨水謂之臨淄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音惟淄側其反

之野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蘇氏曰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齊爲大國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孔氏曰哀公不仁癸公子當懿王時

雞既鳴矣朝直遥反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孔氏曰陳賢妃貞女以警戒其夫之辭曰雞既鳴矣

朝上既已盈滿矣欲令君起也毛氏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朱氏曰會朝之臣既已盈矣又言非雞實鳴乃是蒼蠅之聲夫人之在君所心常恐晚故以蠅聲爲雞鳴范氏曰賢妃貞女心存乎敬故聞見其疑似者而作焉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毛氏曰昌盛也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又曰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纚色蟹反

蟲飛薨薨呼弘反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爾雅曰薨薨衆也○鄭氏曰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我猶樂與子臥而同夢○蘇氏曰予豈不欲與子同夢歟然羣臣之會於朝者亦欲退朝而歸治其家事是以為之早作○曾氏曰無庶予子憎庶無憎子與子也○毛氏曰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

王氏曰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情也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義也○范氏曰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故以雞鳴為夙興之節至於蟲飛薨薨則不獨以怠於政事亦非尚寐之時也君子之脩身不以有事而蚤無事則晏其興居皆順天地之理所以為常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音旋）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范氏曰表記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哀公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為賢閑於馳逐為好安于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乃刀反）之間兮竝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許全反）兮

毛氏曰還便捷之貌狃山名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鄭氏曰俱出田獵而相遭也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王氏曰竝驅則遭我又非一人而已前漢地理志引詩云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顏師古注云毛詩作還齊詩作營嶩山名也字或作峱亦作巙音皆乃髙反釋文曰峱崔靈恩集注本作嶩○董氏曰及於地記嶩峱巙皆山名在齊之郊故諸書或異○釋文曰儇韓詩作嬛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竝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

好兮

毛氏曰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猛之陽兮竝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毛氏曰昌盛也臧善也○朱氏曰山南曰陽○爾雅曰狼牡貛乎丸反 牝狼舍人曰狼牡名貛牝名狼○陸璣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 ○董氏曰還茂昌崔靈恩集注以三者皆地名也

當是時齊以游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周遷商民既歷三紀之後畢命猶不敢忘其憂良有以也

還三章章四句

著直據反刺時也時不親迎魚敬反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毛氏曰俟待也○鄭氏曰我嫁者自謂也○毛氏曰

門屏之間曰著孔氏曰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著與宁音義同○鄭氏曰素為充耳所以縣音玄瑱吐遍反者或名為紞孔氏曰紞即今之絛繩用雜綵線織之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紞都覽反○毛氏曰瓊華美石○鄭氏曰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縣紞之末所謂瑱也孔氏曰尚謂尊尚此物而加飾也○張氏曰充耳非一物先以纊塞後以玉加之○張氏曰俟我言夫之俟我也著夫家之著也如是則不親迎也於庭於著於堂者必不是親迎只俟於堂於庭於著而已○孔氏曰於著於庭於堂止是有先

後不宜分爲異人

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皆學者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榮乎而

鄭氏曰青紞之青○毛氏曰瓊瑩石似玉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鄭氏曰黄紞之黄瓊英猶瓊華也

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壻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我於著乎而此昏禮所謂壻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於庭乎而庭在大門之内寢門之外此昏禮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於堂乎而升

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釋文曰本或作刺襄公非也南山已下始是刺襄公詩

東方之日兮彼姝赤朱反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毛氏曰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朱

氏曰履隨也○鄭氏曰即就也○朱氏曰言隨我而相就也○程氏曰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姦慝莫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行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歐陽氏曰在我室兮履我即兮相邀以奔之辭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他達反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毛氏曰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

月也闥門內也（釋文曰韓詩曰門屏之間曰闥）○朱氏曰發行去也謂隨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直遙反）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苦結反）壺氏不能掌其職焉（鄭氏曰挈壺氏掌漏刻者○孔氏曰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壺盛水器也挈者縣挈之名置箭壺內以為節而浮之於水上令水漏而刻下○程氏曰言其不能正時矣非特刺是官也）

李氏曰觀人之政者見其一失則逆料其餘也

號令不時此一語贊蓋見詩中有自公令之之文而妄附益之爾

東方未明顛倒都老反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鄭氏曰自從也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為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羣臣之朝别色始入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

東方未晞音希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力證反之

毛氏曰晞明之始升○朱氏曰令號令也猶召之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俱具反）不能辰夜不夙則莫（音暮）

毛氏曰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為藩園○朱氏曰瞿瞿驚顧之貌○毛氏曰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程氏曰折柳以樊圃狂夫見之且驚矍知其為限也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以為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見之則矍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

晏言無節之甚李氏曰言不能時節其夜之早晚不失之早則失之晚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鄭氏曰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孔氏曰襄公諸兒釐公子桓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

南山崔崔子雖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毛氏曰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

山蕩（徒黨反）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王氏曰謂文姜曰齊子者以為此齊之子也而淫於齊）○鄭氏曰婦人謂嫁曰歸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其威儀可耻惡如狐○孔氏曰文姜由此道而歸魯既曰歸於魯矣襄公何為而復思之乎○呂氏曰上二章罪襄公所謂曷又懷止曷又從止者言其理如是而襄公違之以淫佚何也下二章罪魯桓公所謂曷又鞠止曷又極止者言其理如是桓公縱

之窮極其惡何也

葛屨五兩（音亮）冠緌（如誰反）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毛氏曰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庸用也（朱氏曰用此道兩嫁于魯也）○朱氏曰從相從也○呂氏曰貴賤各有耦也屨與屨為耦雖五兩之多各相耦冠緌之雙自為耦也襄公文姜非其耦猶冠屨之不可雙也

蓺麻如之何衡（音橫）從（足容反）其畝取（七喻反）妻如之何必告

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居六反止

毛氏曰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孔氏曰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横字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槩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縱横耕田故知是摩獵之也○朱氏曰欲樹麻者先必縱横耕治其田畒然後可以得麻人之欲娶妻者必先告之於父母然後可以得妻也今魯桓公之娶文姜也既告而成禮矣鄭氏曰娶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曷爲不能禁制○釋文曰衡亦作横韓詩云東西耕曰横從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

由

鞠養也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既以

正禮納文姜當蚤裁制之曷為又養其姦而至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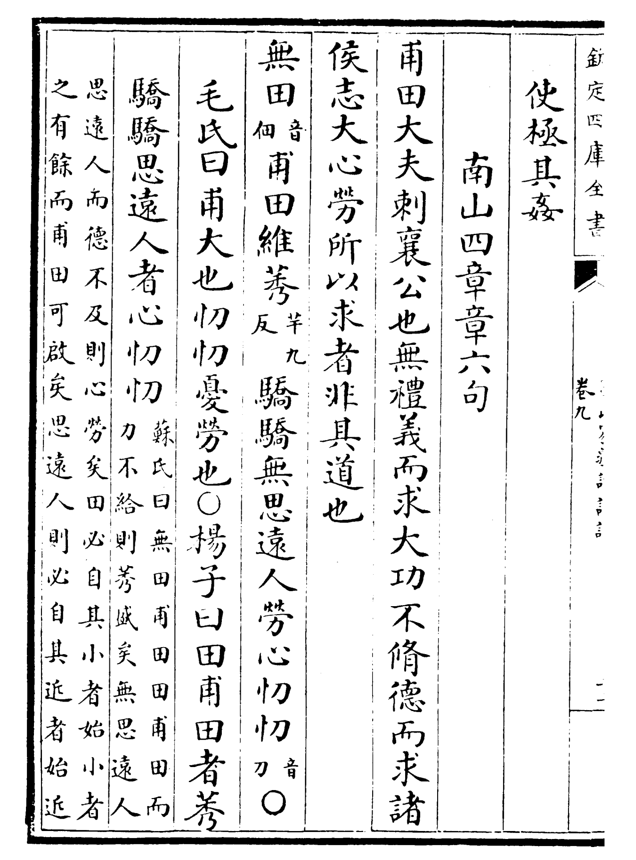
極也故後章曰曷又極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

止曷又極止

毛氏曰克能也○朱氏曰極窮也○李氏曰析薪者

必用斧亦猶取妻者必用媒既以媒而得之矣曷為



使極其姦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音佃甫田維莠羊九反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音刀○毛氏曰甫大也忉忉憂勞也○揚子曰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蘇氏曰無田甫田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莠盛矣無思遠人思遠人而德不及則心勞矣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啟矣思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

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居竭反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旦末反○毛氏曰桀桀猶驕驕怛怛猶忉忉也

驕驕桀桀皆稂莠侵陵嘉穀之狀

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總角丱古患反兮未幾居豈反見兮突吐訥反而弁兮

毛氏曰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稚也○釋文曰方言曰凡卒相見謂之突○毛氏曰弁冠也孔氏

曰周禮掌冠冕者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孔氏曰言有童子婉孌總聚其髮以為兩角丱然幼稚如此與别未經幾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為成人○蘇氏曰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所有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來而將安往

苟由其道而循其敘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厥德脩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音零刺荒也襄公好呼報反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福鳳反焉孔氏曰畢弋掩兎綱小而柄長謂之畢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毛氏曰盧田犬孔氏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東郭逡海內之狡兎是盧為田犬也○逡七旬反　令令纓環聲孔氏云環在犬之頷下如人之冠纓然　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

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

其聲令令然孔氏曰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與民同樂也此百姓悅之也○董氏曰韓詩作盧泠泠說文引詩作獜

盧重直龍反環其人美且鬈音權

毛氏曰重環子母環也孔氏云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鬈好貌

盧重鋂音梅其人美且偲七才反

毛氏曰鋂一環貫二也孔氏云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偲才也說文云偲強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古口反刺文姜也齊人惡烏路反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釋文曰桓公軌亦名允隱公弟○朱氏曰防所以止水閑所以扞物故防閑有禁制之意○孔氏曰閑捉柜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音房鰥古頑反齊子歸止其從才用反如雲

毛氏曰興也○笱梁解見谷風○陸氏艸木疏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魚之美者○勃海胡氏曰毛云鰥大魚孔潁達引孔叢子鰥

魚其大盈車鄭云鰥魚子以魴鱮為比則鰥非大盈車者亦非魚子蓋魴鰥鱮及唯唯者皆魚之可制者也為其笱之敝敗而不能制者也文姜本可以防閑而制之由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致文姜驕伉而難制也○張氏曰反歸於齊也○毛氏曰如雲言盛也○楊氏曰其從如雲其從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桓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

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呂才反^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毛氏曰如雨言多也○陸氏艸木疏云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常容反^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惟癸反^ 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孔氏曰唯唯魚行相隨之貌○毛氏曰水喻衆也^朱氏^曰言其從之者多如水之流也○釋文曰唯唯韓詩作遺遺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朱氏曰按春秋魯莊公之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載驅薄薄普各反簟茀音弗朱鞹苦郭反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毛氏曰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孔氏曰謂以簟蔽車之後戶也鞹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革謂路車以皮革為本質其上文以翟羽為之飾

朱氏曰夕猶宿也發夕言離於所宿之舍○蘇氏曰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而往會之○釋文弟作第

四驪力馳反濟濟子禮反垂轡濔濔乃禮反魯道有蕩齊子豈開改反弟

毛氏曰四驪言物色盛也孔氏曰襄公乘其一駟之馬皆是鐵驪之色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者濔濔衆也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歐陽氏曰文姜安然樂易無慙恥之

色也○釋文濔濔作爾爾曰本亦作濔

齊子豈弟蓋於此而樂易也美惡不嫌同辭

汶音問水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必亡反魯道有蕩齊子翺翔

董氏曰汶水有二出泰山萊蕪者西南入沛令須城

之汶是也其一出朱虛縣泰山北過淳于縣令濰之

東南有大汶小汶即此是也○毛氏曰湯湯大貌彭

彭多貌翺翔猶彷徉也○鄭氏曰汶水之上蓋有都

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孔氏曰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汶水

之北尚是魯地襄公入魯境也○李氏曰言行人之多以見其無恥也

汶水滔滔（吐刀反）行人儦儦（表驕反）魯道有蕩齊子遊敖○毛氏曰滔滔流貌儦儦衆貌○朱氏曰遊敖猶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於宜反）嗟刺魯莊公也（釋文曰莊公同桓公子）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

齊侯之子焉

李氏曰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聞之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後世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故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以亟而不能止乾侯之䖍漢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内顧不能制趙氏之横雖多材多藝而不能務本何所補哉

猗嗟昌兮頎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

射則臧兮

毛氏曰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朱氏曰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王氏曰趨蹌之巧也○鄭氏曰臧善也○朱氏曰極稱其威儀技藝之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其母也若曰惜乎其特少此耳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射食亦反）（正音征）

朱氏曰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

明也毛氏曰目上為名目下為清○王氏曰儀既成兮言其威儀之備也○朱氏曰侯張布而射之也○毛氏曰二尺曰正孔氏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周禮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以絲畫為之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長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侯身長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其外之廣雖不同其内皆方二尺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射三正損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正之言正也射者内志正則能中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㨯黠射之難中以中為俊○鄭氏曰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朱氏曰言稱其為齊之甥也而又以見其非齊侯之子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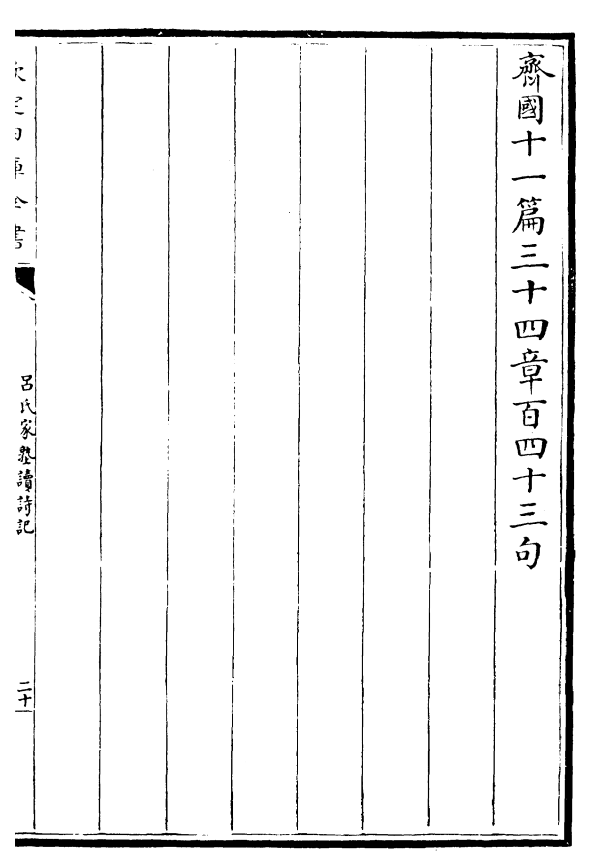
詩人之微辭也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雪戀反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王氏曰變壯好貌婉好眉目也朱氏曰目清而眉揚故謂目為清眉為揚選齊孔氏曰善舞齊於樂節也貫中王氏曰貫而中革四矢乘矢○鄭氏曰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防淫故卒章深非之○釋文反韓詩作變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蓋稱莊公弓矢之精可以禦亂觀其以金僕姑射南宫長萬則可見矣說者或謂詩人諷莊公當用以禦亂非也是詩譏刺之意皆在章外一章嘆其威儀技藝之美也二章復嘆其威儀技藝宜為我甥也三章復嘆其威儀技藝可以禦亂也嗟嘆再三而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

宋 呂祖謙 撰

魏

鄭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孔氏曰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

儉約之化於時猶存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敎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

孔氏曰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代之

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

前漢地理志云魏在晉之南河曲其詩曰彼汾一曲寘之河之側○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竝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畒之詩也

葛屨

俱具反

刺褊

必淺反

也魏地陿

音洽

隘

於懈反

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

音色

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范氏曰魏俗所以機巧趨利如此者

君心之所為也故是詩唯刺其褊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毫分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糾糾吉黝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反女手可以縫裳要於遥反之襋紀力反之好人服之

孔氏曰糾糾稀疎之貌朱氏曰糾糾繚戾寒涼之意○毛氏曰夏

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朱氏曰女婦未見賢遍反之稱也○鄭氏曰裳男子之下服孔氏曰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故知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為賤繚音了漱悉候反○毛氏曰要褸也襋領也孔氏曰要是裳褸襋為衣領說文亦云襋衣領也○范氏曰好人女而未婦為容好者也毛氏曰好人好女手之人○孔氏曰服之整治之也○鄭氏曰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孔氏曰新來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毛氏曰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范氏曰非特

使之縫裳而又服要襋之功其儉嗇且急亦已甚矣○蘇氏曰君子之為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以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為婦也將安使之矣○說文摻作攕山廉反云好手貌董氏曰石經作攕

好人提提徒兮反宛於阮反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揥勑帝反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毛氏曰提提安諦音帝也范氏曰安徐也宛辟貌朱氏曰宛然讓之貌也

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蘇氏曰讓而辟者必左孔氏曰不敢當主故就客位○朱氏曰㨌所以擿髮用象為之貴者之飾也○蘇氏曰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修如此而可以賤事使之與然褊者以為為是無益故為其益者而至於縫裳也唯君子則不然懼其不容降矣鄭氏曰婦新至慎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扶云反沮子預反洳如預反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

禮也孔氏曰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崔靈恩集注敘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敘直云其君義亦得通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音暮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毛氏曰汾水也○說文曰汾出大原晉陽山西南入河○蘇氏曰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

沮洳其漸接廉反洳者朱氏曰汾水名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也莫菜也孔氏莫菜者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五方通之謂酸迷○鄭氏曰無度言不可以寸尺孔氏曰不可以尺寸量也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

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輅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輅車之族是也○朱氏曰儉嗇不似貴人也○董氏曰韓詩三章皆作彼已之子其義則同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戶郎反

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范氏曰英者艸木之華也○鄭氏曰公行者主君公

車之行列孔氏曰公路公行一官也晉成公宦卿之適以為公族其庶子為公行趙盾為軞車之族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宦音患軞音毛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朱氏曰一曲謂水曲流處○毛氏曰藚水蕮音昔也孔氏曰水蕮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璣云今澤蕮也葉如車前○鄭氏曰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孔氏曰左傳曰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黶音黯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范氏曰魏君儉而不取嗇而不施君不能發政施仁而民亦無以趨事勸功上下相離君民相棄君獨行之於上而臣民不以為非此詩所以刺時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遥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興也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程氏曰觀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不能用其民耳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德教其致侵削可知也國無政事則亾故詩人憂思之深也桃果之賤者園有桃亦用其實以為殽興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故心憂之至歌且謠誦詠之為謠毛氏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孔氏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曰曲合樂曰歌樂則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未必合樂也重言人不

知者不思耳其情至深切也○王氏曰儉而非之則疑於驕○朱氏曰彼不知我心之所憂者反以我為驕慢而曰彼君之所為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為驕也故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重言其誰知之而曰蓋亦勿思蓋曰此之可憂較然易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棘棗也○鄭氏曰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以寫憂程氏曰行國猶言出遊以寫我憂○范氏曰謂我士也罔極言責君無已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音朔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鄭氏曰役乎大國者為大國所徵發

陟彼岵音户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毛氏曰山無艸木曰岵孔氏曰釋山云多艸木岵無艸木屺與傳正反○說文曰岵山有艸木也屺山無艸木也○陳氏曰岵也屺也岡也皆山之高處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協韻耳○鄭氏曰無已無懈倦○蘇氏曰上猶尚也○毛氏曰旃之也○蘇氏曰孝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廣漢張氏曰直述所以念父之意未若思父所以念己之心之為深切也○孔氏曰我欲行之時父教戒我曰嗟

我子從軍行役之時當早起夜寐無得已止○朱氏曰尚庶幾愼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

陟彼屺音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愼旃哉猶來無棄

毛氏曰山有屮木曰屺季少子也王氏曰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

無寐無嗜常志反寐也

母尚恩故曰無棄言無棄母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岡解見卷耳○蘇氏曰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孔氏曰謂土田陿隘非謂無居宅也

王氏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小事大大比小有相

侵者方伯連帥治而正之是以諸侯不失其分地而庶民保其常生周道衰彊陵弱衆暴寡天子方伯連率無以制之有國者亦多不知所以守其封疆此詩所為作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張氏曰十畝之間場圃之地又曰周制國郛之外有聽為場圃之地者疑家授十畝以蔬艸木○孔氏曰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毛氏曰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或行來

者或來還者孔氏曰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傳總解之○孔氏曰魏雖地狹民稠未必即然舉十畝地以喻其陿隘耳○釋文閑閑作閒閒曰本亦作閒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毛氏曰泄泄多人之貌

横渠指桑地為場圃合於古制但又謂魏地侵削於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廛而已則似不然果如是民將何所食乎政使周制果家賦園廛十畝

魏既削小豈容尚守古瀘容或數家共之也況詩所謂十畒者特甚言之爾未可以為定數也

十畒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待丹反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坎坎若感反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力纏反猗於宜反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玄貆音暄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兮

毛氏曰坎坎伐檀聲○朱氏曰檀木可以為車者君子伐之以自給也○毛氏曰寘置也干厓也○董氏曰河濁而在岸之干之側之漘者清也○毛氏曰風行水成文曰漣孔氏曰釋水云河水清且瀾猗大波為瀾小波為淪直波為徑漣瀾雖異而義同○朱氏曰猗與兮同語辭也按書斷斷猗無他技大學作兮○毛氏曰種之曰稼歛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孔氏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鄭氏曰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禄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曰貆孔氏

曰視汝之庭則所懸者是貆獸也彼君子者伐檀之人○毛氏曰素空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悠然於河之干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閔者也國人見君子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禾何為而積汝未嘗狩獵貆何為而來汝獨不見夫彼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飱親伐檀以自食者乎此特旁觀者之辭若所謂伐檀之君子

方且陶陶不改其樂豈較短量長者哉

坎坎伐輻（音福）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毛氏曰輻檀輻也（孔氏曰伐檀為車之輻）側猶厓也○蘇氏曰水平則流直○鄭氏曰十萬曰億三百禾秉之數（孔氏曰田方百里於今數為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為十萬也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囷相類若為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為禾秉之數謂刈禾之把數）○毛氏曰獸三

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順倫反兮河水清且淪音倫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丘倫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飧素門反兮

毛氏曰檀可以為輪漘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釋文曰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淪文皃圓者為囷孔氏曰方者為倉鶉鳥也爾雅郭璞注曰鶉鶴之屬也○鶴烏含反熟食曰飧說文曰飧水澆飯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呂驗反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孔氏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反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音洛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鄭氏曰碩大也大鼠孔氏曰陸璣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足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魏國今河東郡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有此鼠○毛氏曰貫事也○鄭氏曰逝往也○朱氏曰爰語辭也○

鄭氏曰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恩德來顧眷我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朱氏曰今將去女以適彼樂土而得我之所也

三歲貫女蓋言魏君掊克民當去之久矣姑事之至於三歲而莫我肯顧也猶書所謂天惟五年須暇之之意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為德也民出力以事上不以為德而反蠶食之此所以去也爰得我直者欲適彼有道之國而赴愬之得其直亦樂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戶毛反

毛氏曰苗嘉穀也○范氏曰莫我肯勞者不以我為勞也○鄭氏曰郭外曰郊之往也○毛氏曰號呼也

○廣漢張氏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為取者以君失道

如此國人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絶也故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絶者也末章誰之永號謂我將去爾而適樂郊當誰復永號於爾之土者乎此則尤可見其情也○釋文永作咏曰本亦作永鄭氏曰永歌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